

書名 空同先生集六十三卷 嘉靖九年序刊本
撰者 明 李夢陽 撰
卷 卷五十四
內容分類 集-別集-明中葉
索書號 倉石:40084
編號 4008000

卷五十四



空同先生集卷第一

賦一十首

疑賦

思賦

省愆賦

緒寓賦

侯軒子賦

十首

賦

乾
坤
高卑易矣
星辰在下
江河逆矣
天喬喬天

北郡李夢陽撰

鈍賦

述征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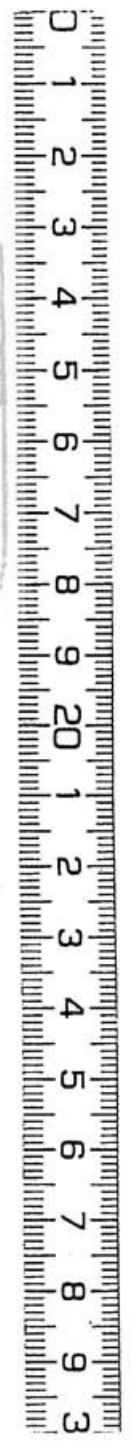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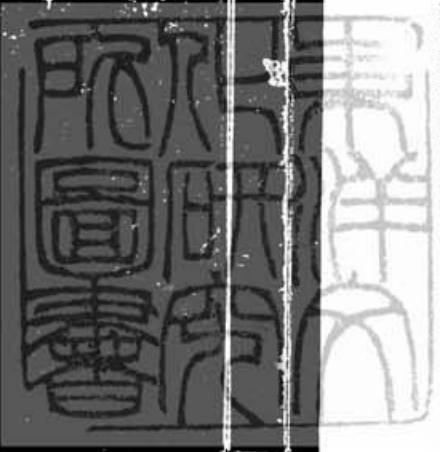
宣歸賦

寄兒賦

竹石賦



李空同全集
十六





空同先生集卷第五十四

北郡李夢陽撰

文 序一十首

贈郭侯序

送陳汝州序

李君陞按察司僉事兵屯潁上序

送梁處州序

送李德安序

送喬太常序

送程南昌序

送何職方序

送馬布雲歸序

兵部尚書華容劉公歸序

序一十首

贈郭侯序

69889

郭侯爲開封府同知三年人曰郭次公陸矣已而果
陸而爲汝寧知府人曰郭公將轉而爲開封已而果
又調而爲開封李者曰竊聞之三王不沿禮五伯不
襲智是故政也者因民而爲者也故順時者致昌者
也信謀者審方者也俛志遲迴者後時者也今郭侯
爲開封也於斯三者何由焉且夫順逆者勢也大小
者形也彼泰阿鏃鏃於人非不利也設倒其柄則玩
而不畏故曰徑尺之魚不遊於蹄涔橫海之舟不納
於江河今論者不察乃輒立議曰郭君必以其爲同
知者爲知府又曰必以其爲汝寧者爲開封是何異
於膠柱而鼓瑟者哉且知府之與同知其得爲不得

爲至易知也夫開封者史所謂車馬之湊四通八達
之衢也于今則有監守之臣有臨轄之司有諸王之
國其屬城則四十有三其賦訟徃役勾幹簿書之擾
蓋奚啻十倍于汝寧而又日僕僕跨鞍馬奔走逢逆
如是而其勢能盡如爲汝寧否哉且夫寬猛者人之
所時有也孔子曰平易近民民必親之然而肉刑雖
三王之勢不廢此又何也故居上不寬孔子以爲不
足觀然攝政七日而即誅其亂大夫卯故曰寬于良
嚴于猾寬主恤嚴主戒今郭侯將爲寬者邪抑嚴者
邪諺有之曰近火先焦開封近火者也百姓熒熒嗷
嗷難堪矣蓋其地人衆雜人衆雜則其俗易偷而善

造僞吏隸胥史之徒又輒相鼓扇益盜奸即蹈死地
罔避懼彼其乘肥馬戴貂帽著文綺衣者蓋踵相接
也大者白手置田宅與豪富埒矣此其責在知府邪
同知邪余故曰知府之與同知其得爲不得爲至易
知也且今人誰不謂包拯歐陽脩相繼爲開封也蓋
拯以嚴峻起及脩代之用寬亦起夫二子者固並所
謂有道仁人也乃其治同功而異義乃又並顯盛傳
世由是觀之爲政各任其性用情能附實則民亦易
化故曰其所令及其所好而民不從今論者乃顧又
謂郭侯必用其二不然且妨於政豈不謬哉

送陳汝州序

陳子以鈞州同知陞而爲汝州知州李子聞之色活
沾喜幸曰夫陳子前爲郎中矣至彰也然豈料其左
而卑也今之爲汝州即非彰也然關諸天下不細也
夫天下事勢譬之弩也而其動則猶機也坤之初六
曰履霜堅冰至夫霜之於堅冰相遠也動乎此而應
於彼乃若是神何也此不謂至微至微者邪故曰知
幾其神乎夫陰陽善惡君子小人未嘗無類也故陰
陽者形也善惡者行也君子小人者朋也形不獨立
行不特成朋無逆從是以泰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
彙征吉而於否之初亦云故曰同明相照同類相求
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故朱博雖賢必俟

其友乃結綬貢禹即非不肖然不能不因人而彈冠
由是而觀方今無朱貢之徒則已誠有朱貢之徒聞
陳子興有不彈冠相慶者邪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
所欲也且今人孰不欲富貴假令陳子巧詐善宦卑
卑與世浮沉或富厚多金玉貨財無論一知州即令
立致卿相大夫余何所喜幸焉陳子人品道德誠足
爲天下喜幸即令隱約終身予願爲之執鞭不辭矧
今爲知州矧將彰而爲卿相大夫記曰力田不如逢
年善仕不如遇合今陳子亦謂之遇合者哉非邪鈞
州知州李君將有禮於陳子念獨余與陳子故同郎
中也爲友而又故知陳子於是俾來謁余以文曰邦
彥不幸不獲交於下執事然知天下有先生又矣敢
爲吾汝州請然予聞李君亦令名豪傑人也因并告
曰陳子行君亦可以彈冠俟矣

李君陞按察司僉事兵屯潁上序

兵刑天下之忌噐也然聖王能使人不犯刑而不能
使天下無兵能使兵設而不用而不能使兵一日而
無食能使兵足于食而不能不分之以官何則專其
事則有緒而易理責衆則勞倍而鮮功昔周成康之
世刑措四十餘年不用可謂極治然猶羽旄章于禮
噐千戚存乎樂舞兵車藏于此閭故曰聖王能使人
不犯刑而不能使天下無兵當是之時四夷賓服干

戈朽於武庫然猶歲終計盈縮九年論耕畜故曰能使兵設而不用而不能使一日而無食及其立官則司寇司刑司馬司徒司食故曰能使兵足于食而不能不分之以官今按察提刑官也益之以軍馬城池則司馬事也又埤之以屯田則司徒事也是故其境內刑有弗允以問司寇司寇乃下而問按察兵有弗修以問司馬司馬乃亦下而問按察食有弗給以問司徒司徒乃亦下而問按察按察所主之境地誠狹也兵少也屯寘也猶之可也今李君主穎上之境其地跨江淮邊四省而犬牙民健訟而善潛非必巨獄以隔別雖小亦頻年無了期李君信善刑然能

使之咸允乎蓋所轄衛兵率萬計其官率各奴戮魚肉之又素跋扈稍繩則亢大繩則訐更大則計脫之君即善兵能必其無不修乎又屯田疲弱不盡懇豪強占膏腴租入或於私門逋欠積而牽連李君即善調食然又能必其無不給乎余故曰責衆則勞倍而鮮功雖然得其本萬事理李君固明恕剛慎人也識高而變通夫明恕剛慎者政之本也識高變通者才之緒也以此治事尚有不允不修不給者乎且君故爲司寇屬至著也又出而知陳州矣此所謂賢練之吏也如此而尚有不允不修不給者吾弗信之矣今天子夫夫明斷方祛故布新他日或問江淮間刑於

司寇司寇誠對曰允矣問兵司馬誠對曰修矣問食
司徒誠對曰給矣又咸曰此兼衆責而能功者也則
君不謂之得其本者而誰邪三卿者佐今天子用
之天下者誠皆有本者也則刑不可使之犯兵可設
而不用食可無不足也此所謂聖王之治也

送梁處州序

同年者擢同年同部者序而送焉義起也蓋惟我癸
丑之在吾部者爲然癸丑之在吾部者前後三十四
人十二年間擢者二人又皆治郡亦寡矣前劉岳州
徃王叔武首序之茲應樞徃處州僉謂予當序夫序
叔武備矣予何能復言然竊見自內補郡者恒怏怏

不自滿非謂郡劇且勞而其勢有不獲盡專者邪夫
以金緋坐堂上州縣吏承風走役悅則利怒則威一
郡之休戚雨暘寒暑山川鬼神之食惟守主也而按
訊有推官收逋有通判兵戎有同知亮工分職各具
成案而決于守守可則喜否則懼如是而謂劇且勞
而不獲盡專焉者何邪守誠曰是侵吾掌刑吾刑賦
吾賦兵戎吾覈僕僕案牘間日不暇給疑推疑判疑
同而不之信而是三人者皆將斂避退縮雖有能靡
所自效於是事有所不舉矣監者入其境則曰守誤
之守誤之挫辱抑厄以衄其鋒州縣之吏觀望狎玩
不復有所警飭亦宜矣如是而欲專欲不劇且勞可

得邪夫三者達之天下者也應樞是行將自刑自賦而自覈之歟抑付之前所謂行人者而可否之也應樞入吾部歷試八載聲稱新人口性坦達無較是固天下之噐於一處州何有處州在萬山中民質直簡訟蠶歲三四熟其租易辦卒伍旬擾亦亞于他郡前三人者且各易爲力而賢如應樞與之決可否而行之其郡不大治雨暘寒暑不時山川鬼神不享不佑有是理邪然此特予所竊見者爾不敢不爲應樞告他則叔武備矣

送李德安序

李子同年進士曰李宗乾者以戶部郎中擢德安知府故事同部擢同部同進士者爲言贈焉於是李子謂宗乾曰德安非古名郡歟是在雲夢之間矣其地高山廣藪利耕織樵牧水者捕魚蝦宅舟楫然其俗輕悍而健訟君子則多機術把制人是楚之遺也子往何以爲政宗乾曰其信乎立于信措于敏昭于斷與厥休息如何李子曰善哉備矣宗乾曰何以益我曰無已則寬乎綜密以輔之乎且兩漢循吏子以爲孰優宗乾曰無踰黃霸曰霸無赫赫之譽若趙廣漢輩所爲而天子賜車蓋黃金下詔褒譽人到于今稱之弗替非用是道歟當是時昭帝立幼大將軍光秉政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群下由是俗吏尚嚴酷

以爲能而霸獨用寬和爲名是豈無見者歟夫守近
民者也日理民爲事顧率務體格靡所司察觀霸所
爲亦可以少省矣霸治民雞豚穀馬米鹽煩碎之務
罔不精力某所大木某亭猪子尚應口道之況其他
者歟今之守能若是乎宗乾於是起謝曰吾性剛不
奈事事微子之言吾幾不政矣李子曰夫剛乾之質
也陽之用也是故綜非剛則隳寬非剛則弛明非剛
則苛敏非剛則息信非剛則變夫剛美德也吾子何
患焉宗乾喜誦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乃再拜
登車而別

送喬太常序

元年春 天子肇祀天地既合群神于南郊乃復遣
使祠天下名山大川暨古帝王 宗室王墓告始也
書曰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是也自山以西其鎮曰霍
瀆曰河海曰西海帝曰媧曰湯 宗室王曰晉曰代
曰藩則吾友太常少卿喬君往侍祠建節行蓋道并
徑游太行南並蒲坂及于太原北抵鴈門雲中歷數
月乃還徃反蓋數十千里按祀典王祀四望天子始
踐位祀之巡守至其方則又祀之故公羊曰天子有
方望之事至漢宣帝令使者持節侍祠於是近臣始
攝天子祀事而甌臬載御祝與百神抗禮矣祀之義
有三一曰尊神二曰尚賢三曰展親夫晉代藩所謂

文之昭也媧湯古之神聖人也河海霍望也於是時將天子精意能靡所弗享非太常所有事邪太常掌百神之祀素行無醜於神明又晉之山川所生也夫三者備矣非太常享而孰享邪是故孔子曰我祭則受福言有本也山西連年凶赤野千里黍稷不植牲牢黷瘠百神之典將有所不給今天子踐始遣俊臣往修禋事如是而復雨暘愆期甘澤弗降神曰失職賢曰助慝親曰悖德夫山川鬼神豈若是極乎子行矣予於是望之矣

送何職方序

今之所謂賤丈夫者非薪若瀛寧至其道山澤之事乎

雖善方與家言莫能詰其所從來此無他踐之實者言之切身親歷之與得諸口耳者異也夫言於人亦難矣兵也者難之尤者也山川草木之利疆異而界不同車騎步短兵長戟劍楯矛鋌弓弩之施又相釋什百不齊故曰大小異形強弱異執險易異倫彼坐高幄擁僚佐談萬里外事設非身踐其地信才且知而克一一中哉趙充國漢名將也及討西羌則曰百聞不如一見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然則兵果易言邪新天子即位銳意戎政乃勅司馬卿屬數馬干邊鎮而榆寧肅三鎮則以郴陽何君往君少年負駿才至于兵戎之事又爲長茲奉璽書踐萬里之域

異疆殊界將靡所弗陟竊於君有賀矣君前在職方圖天下地形寢壁上號曰卧遊予間叩之曰吾得其形焉踰年又叩之曰得其勢焉再踰年曰得其備焉然終不以是自是而予亦不以是是君者以未踐也天下之患莫大於西北邊西北邊莫大於榆寧肅三鎮者君踐有日矣歸坐高幄擁僚佐談萬里外事尚有能詰之者否邪予于君之離是故以之賀而不以悲君幸勿諉曰吾之行數馬焉耳矣

送程南昌序

正德元年秋九月戶部郎中程君拜南昌知府之命是日朝士夫咸歎息爲君惜謂君守南昌弗宜其言

曰南昌省下郡俗機狡健訟君非法家者流性簡靜鮮事事又恒疾信若是南昌不置守乎夫天下性同也南昌之人獨不守同乎守之於民以分則帥也義則師也親之則父若母也父母師帥不可以機狡逆其子弟子卒徒而爲之守者以之逆其民欲民之不機且狡得乎假令程君斥簡以徇擾擯靜以徂暴治其民而民從之且猶不可而况未必能治治之未必從乎且天下之事不能皆試而爲今舉其大若要者錢穀甲兵訟獄三者而已必欲其皆試而爲必從事於衡石矛鋌桎梏之細而後稱司農司農司寇之位設終身不爲司農司馬司寇而前三事者將終身不

之諳乎程君固未始試司農者及仕爲司農屬卽赫赫以能著稱今徃理郡訟有不著稱者乎父母之於衆子有訟未嘗不斷斷之必當者其視均也有不是未嘗不撻撻之不怨者其愛等也非均且愛必不能服其子之心惟師與帥也亦然君苟以施之子者施之南昌之民南昌之民必治治則不爭不爭則化化則其功易叙當是時我冠坐堂上百胥羣姓奔走承奉于下豈必強力者而後能邪故曰操簡以御衆居靜以制動此天下之政也予於君官同部又同進士不宜無言以別會曹長胡君伯雍合群寮友以文見屬遂發其所欲言者如此

送馬布雲歸序

馬君布雲主事戶部四年矣一旦致其事而去同僚旣釀爲之餞而又屬予之言予幸接下寮日以簿書期會爲事其何言之能爲雖然竊有聞焉君臣之義道不合去言不聽去不得其官去年及去疾去以予觀布雲年未及也非疾者也布雲前爲中書舍人九載克厥職乃擢主部事布雲又克部事鄉督太倉粟吏不敢蹈奸於是舉督天津粟天津之人咸藉藉稱明斯非不得其官者也非所謂言迂而道違者也而何以遽去無可去而去予於是知布雲之賢也夫自士大夫以官爲家進退之義擯而不講於是有老死

于位而不悟者穢行詭迹之士遂宴然行列蒙詒詈
不顧甚有病卧牀褥猶日探除拜問調遷者使其弗
事事則已苟或事事而能以不得不聽不合去否也
嗟乎予於是知布雲之賢也使布雲不得其官去言
不聽去道不合去老去疾去猶爲賢矧無可去而遽
去邪夫宦譬之海也百險備焉逆之則危犯之則溺
不知而不去謂之逆知可去而不去謂之犯布雲茲
去譬若泝恬波而行興意窮極舍舟登陸其有不樂
者邪布雲偉軀幹美髭鬚豪爽尚義少失意於科第
老復弗究其官必考壽樂其餘年必生賢子孫昌大
其家不然何以與危者溺者別也

兵部尚書華容劉公歸序

公自去歲上書乞骸骨 上察其忠誠勉留之至是

三上書不許會公目疾引請益力 上不得已許焉

賜璽書文鏹有衣一襲行之日冠蓋車騎填塞路衢
道旁觀者咸歎息爭走覩公聚而轉相語豈不為至

榮幸事邪議者謂公前以司農卿歸 先皇帝特

詔起之置之左右委以腹心數 召對訪延失得故

每語屏從侍必移刻乃罷所謂帷幄舊臣者今 天

子幼冲熒熒在疚四境未輯忠鯁耆舊之臣不可一

日去左右又大司馬者佐王平邦國者也公去誰與

理邪公不聽比去議者以聞 天子廉公有決志故

卒不留公夫士有必去之志而後有不可奪之節故古之人有招之不可來而臨事麾之有不可去者豈不為俊偉烈丈夫邪為公者誠曰吾可去去焉卿又曰吾可去去焉大夫又曰吾可去去焉朝去一公暮去一卿又去一大夫君人者必謂榮貴利達不足以盡天下之才天下之才亦必自以利其榮貴利達為辱若是即使公決于去何不可邪知天下之才以利其榮貴利達為辱將遂以是風天下故卒不留公若是天下之願仕於朝者且駢駢至也先王之訓人也語交際必曰義進退具焉先之以幾顯微生焉決之以時消長形焉故亡義者貪昧幾者危悖時者殘三

者有一焉上之人必賤之曰是求榮貴利達者夫惟賤之也故天下之願仕者不至故曰即使公決于去何不可邪公前為司農卿諸生以郎吏事公洎為大司馬公以舊郎吏又數數見愚無似誠不能狀公然竊知古之所謂大臣者有是義也易曰不俟終日殆公之謂矣既相率祖公于都門北地李某乃為之序

空同先生集卷第五十四

空同先生集卷第五十五

北郡李夢陽撰

文 序一十首

贈豫齋子序

贈蔡濟之序

贈王生序

贈余思睿序

贈汪時嵩序

送史泰序

送嚴世臣序

贈王弘化序

送左載道序

章園餞會詩引

序一十首

贈豫齋子序

豫齋子者歛鮑氏輔之號也鮑氏三歲而喪母十六